

## 传承

□唐伟

过去,普通人特别是乡下的老百姓,对整个财政系统或者说财务专业和会计行当,最直观的印象除了一本一本的厚账簿就是一把一把的旧算盘了。而说起算盘,这既是我在触碰财政门槛前的最深记忆,更是父亲留给我的一笔精神财富。

在四十年前的渔农村,刚刚念完乡中学的父亲到镇里的供销社上班。在站了两年的副食品柜台后,靠着勤奋好学,默默无闻的父亲调换了工作,成了左邻右舍人人都羡慕的出纳,正式开始了他的“编外”财务人员生涯。那时间,不要说信息化和电子化了,整个村里就没多少人家装电话。仅有的几台方盒子电视,图像还都是黑白的,电脑什么的压根儿就没听说过,“细巧”的电子计算器更是没人见过,一切的一切,不过就靠着一双手而已。天天忙于开票、报账、算账、做账的父亲,总因为刻蜡纸染上刺鼻的蓝黑油墨。然后,每天下午3点前,还要把供销社各个零售点的钱款都收齐,再马不停蹄到几百米远的信用社里,赶着把钱存进去。所有的工作生活都离不开一个“帐”和一个“钱”字。

在物质贫乏的年月里,乡下的财务工作比不得现在这么规范,做会计的也不需要经过严苛的纸质测验和上机考试。唯一的限制,大概除了人要长得顺

眼,有点儿文化,就是还要能打得好算盘了。老实说,在小时候的我看来,年轻的父亲既算不上“卖相好”,也绝称不上“活络”,内向的他话不多,甚至可以说有点儿寡言少语。黝黑的外表,微驼的弓背,活像是刚从水田里插完苗,顶多就是一个做着基层工作的再平凡不过的普通劳动者。所以,现在想想,1984年父亲能当上镇供销社的“助理会计师”,除了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和一手秀巧灵动的硬体钢笔字,他那行云流水般的打算盘技术也是增色不少的。当然,我父亲那时的职务虽然也叫“助理会计师”,但其实是一个没有经过正规科班学习,单靠老师傅手把手传帮带的“赤脚助会”,和如今的“正规军”不可同日而语。尽管“出身不正”,但父亲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是不打一点儿折扣的。在三天两头停电的夏夜,我常在半睡半醒中看见父亲,一把旧算盘、一盏煤油灯、一摞厚账簿作伴,佝偻伏案、聚精会神地计算着。笨重的大算盘在他的手中腾转挪移,单手的时候,左手握框,右手劈啪作响;双手的时候,十指并用,上下左右开弓,打三盘清、七盘清,从一打到上百,中间都不用停顿。

在“春意盎然”的80年代,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为长期生活拮据的人们带来了全球化的甘霖。每一个人都被席卷全国的下海经

商潮裹挟着,时不时让“万元户”的一夜暴富神话撩拨得心痒痒的,蠢蠢欲动。家里的亲友邻居,都在使劲儿撺掇着父亲投身于市场经济。不过,他始终不为所动,每天依旧风雨无阻、心无旁骛地埋头于自己的活计。父亲说,人这一辈子能坚持守在一个岗位做好一件事就很好了。父亲是一直这么说的,也是一直这么做的。他希望我能承接衣钵,常常以一名财务人员的精细标准严格要求我,教育我要认真做人,踏实做事,对己负责,对人尽心,舍名弃利,甘于寂寞。甚至在送给我的一本空白账簿里,他还特地给我写了座右铭:“小小算盘,咫尺之地,承载三千世界;方寸之间,代表无穷数字,毫厘之差,因果亦可相去甚远。”我知道,父亲没有把手中的算盘仅仅当作用来谋生糊口的工具,他把算盘融成了人生的戒尺。

到波澜壮阔的新时代,手工算盘蜕变成了电子计算器,油墨印染升级成了无纸化办公,而我也光荣地开始了自己的非典型财政人员生涯。和父亲一样,我也不是财务科班出身,没有做过一天真正的财务工作,根本算不得一个正儿八经的财政人员。我天天打交道的不是阿拉伯数字,而是四棱方正的方块字,我手里翻转的既非旧时的算盘,也不是新式的计算器,而是文人的笔。我的一亩三分田不在变化多端的报表上,而在用只言片语多样组织

的文章间。每一天,我从浩如烟海的白纸黑字中抽丝剥茧,从纷繁复杂的文件资料里寻踪觅源,不放过任何线索。我让小小的汉字承载亿万单位的巨大体量,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转化晦涩深奥的术语,我以上下通达的词句编织丰富多彩的业绩。激扬文字,挥斥方遒,露骨批判而不隔靴搔痒,洞察先机,看破表象,直抒胸臆而不敷衍塞责。我游离于专业业务之外,而驰骋于海量文字之间。我确保每一个文字相得益彰,每一个符号尽职尽责,每一个标点站位准确,每一个空格恰到好处。工作是我的生命,我在这里找到了存在的价值;事业是我的所有,我在这里发现了人生的意义;岗位是我的一切,我在这里感悟了奉献的重要。文字是我的伙伴,我在这里创造了自己的世界。

虽然,我没有如父亲所愿成为一名标准意义上的专业财务,而是成了一个翻山跨行的门外汉。但和父亲一样,我们一直以来秉持的为人处事原则没有丝毫注水,两代人对做好工作的孜孜以求永远不会改变。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,将自己的份内之事做好,不执拗于个人的利益得失,不计较于阶级的高低起伏,专注于工作,知足于生活,安贫乐道,随遇而安。这既是父亲对我的心路传承,更是我们未曾改变的初心。

## 人世间

□朱清植

我努力地向前奔跑,把自己摔得遍体鳞伤,仅管再怎么努力,有时希望渺茫,有时还是过得一团糟,但我依然不会放弃前行的步伐,在这冷暖自知的人世间,很多时候,不是成功才有意义,努力的本身才是生命最大的意义,我们每一次竭尽全力向前奔跑,流的每一滴汗,吃的每一分苦,都是一束光,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

奔跑多年,习惯了不理解,磨平了暴躁的棱角,更不会刻意去解释什么,抱怨什么,人生本就如此,胸有阳光,一生向阳,把养我的人养老,让她为我不再苍老,哪怕吃尽千般苦,也要换她一丝甘甜,这就是我在这人世间努力前行的理由。

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和不容易,背后是家庭,是要扛起责任的地方,再难也要咬着牙硬挺过去。我很早就明白抱怨没什么用,面子和理子靠自己争取,梦想需要实干去浇筑,用嘴永远都是空谈。

我的童年在背叛与谎言之中渡过,对于生活的贫穷,对于人世间的冷暖早已刻骨铭心,父亲是一个为了“爱情奋不顾身”的人,欺骗,谎言生而不养成了常态,父亲的决绝,母亲的泪水,亲戚对于贫穷家庭眼中的鄙夷,姑姑阿姨的嘲笑,连跟表哥堂姐接触也被他们嫌弃,即使这样我依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向往。

16岁那年在大街上发着传单,被保安赶过,被黑心老板发过一半的工资,为了省两块公交费硬是走了1小时。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在外求学的经历,生活费无着落,钱总是省着用,那年1块钱能买4个淡包,食堂有的是免费的紫菜汤。学校旁边的超市员工餐只卖5块钱,荤菜丰不丰富要看他们员工剩的是什么。为了省回家路费的20块钱,愣是多花了2个多小时,坐758路公交车到白峰码头回舟山。

每天睁眼都要精打细算每日的用途,同学总说我抠,总说我这样虐待自己。他们看到的是表面,看不到的是,母亲边还房贷,边给我凑生活费的哀劳,看不到的是父亲,传销式的话语,每次说的那么令人感动,可惜永远都是水月镜花,每次问他讨要生活费时总是KTV里的嘈杂伴随着他口中所谓的父爱及他口中的艰辛。

我见过同学的成年礼在鲜花和掌声中度过。而我的成年礼只有超市最便宜的三角形小蛋糕,要了根小蜡烛坐在公园里,跟母亲通话:“妈,一个寝室的人陪我过生日哩!”第二天便马不停蹄地去必胜客兼职了。因为穷,下雪天高烧在医院门口徘徊舍不得看病,因为穷,被人指着鼻子骂没出息。即使这样,我依然拼了命地向前奔跑,暑期时在厨房里掏阴沟,做服务员时端盆子把手烫得通红,被醉酒的

客人辱骂过,为了生存,只能把棱角磨平,将抱怨收起,在这人世间,生活本就不易,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心怀阳光大步向前。

小的时候不明白,为什么父亲犯下的错,父亲的不争气,要孩子在亲戚面前被人指摘,后来我渐渐明白,抱怨没意义,人世间来去匆匆,做好自己,努力向阳,向前奔跑,那才是生命的本真。不为了周遭的满意,不为了要博得他人的称许与微笑,为了在乎的人,为了我想要保护的人,我努力付出的人。

多年打拼,有点积蓄,那年我离婚很近,也许对于父亲我仍抱幻想,我半开玩笑地跟我父亲说道:“认识一个女孩,不嫌弃我单亲,我要结婚了,但我可能要入赘。”那位用嘴勾勒了一幕幕为孩子付出了一生的男人说道:“结婚是好事,但入赘绝对不行,你奶奶就你一个孙子,我们家也就你一个男丁,入赘的话肯定要挨气的,做爹的也是为你考虑,你有什么困难跟我说,我的就是你的,记住你是我的孩子,我永远会为你付出。”

讲实话,有那么一瞬间是感动的我问道:“结婚要钱,买房要钱,以后孩子生出来,奶粉、教育费要钱,爹会帮我我当然感激不尽,您是包工头,对你来说很简单,既然这样我就不入赘了。”我期盼着他的回答,父亲听了沉默许久答道:“那随便你吧,你想入赘就入赘,我管不了你。”说完便挂断了电话,人世茫茫,我想要的只是一句话、一个态度、一个拥抱:孩子你辛苦了,凡事有爸在!父亲果然没有令我失望,再一次把亲情践踏。

常有人问我,这么大年纪,为什么不结婚,不找女朋友,与其说是恐婚,还不如说是害怕,我这从小的经历,一路走来,害怕姑娘跟着我吃苦,害怕姑娘也遭受我所遭受的屈辱及漫骂。渐渐的这份小心翼翼成了恐惧,甚至成了对婚姻的抗拒。

一路走来,我习惯了贫穷的生活,听惯了凌晨4点半的蝉鸣,我花了十年时间,才有资格获得有些人毕业时就有的房车,如果说最早的时候,我向前奔跑,是为了填饱肚子,是为了学费,那么现在的向前奔跑,不选择躺平,是为了生我的人和未来我要生的人,不再走我所走过的荆棘,我所认为人世间最大的梦想就是努力活着,拼命跑着,过得比昨天更好。活好每一天,不后悔,坚持去努力,去拼搏,去为了理想一往无前。

我的朋友,有多少苦乐,就有多少种活法,祝你踏过千重浪,向前奔跑,哪怕仍是一团糟,哪怕希望还是渺茫,还请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因为努力不一定会成功,但是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,岁月不负有心人,星空不负追梦人,加油吧!前行吧!

## 蝶舞

张跃敏摄



## 河泥漕里的一段记忆

□加安

河泥漕位于虾峙岛的最到底,虾峙人是这样形容的,“柵柵是在虾头,河泥漕是在虾尾巴”。河泥漕是个渔业村,以捕鱼为主。村里没有一块像样的平地,民众的住宅是从山脚建到山岗,层层叠叠,好似“布达拉宫”。

1968年下半年,我从舟山师范学校毕业,被普陀军管委分配到虾峙黄石公社报到。报到时,河泥漕大队(那时村称大队)林亨存书记刚好在公社,一把拉住我的手说:“小青年到阿拉大队去教书,阿拉需要一个男老师”。说完,拉着我就往河泥漕走去。

河泥漕小学建在小山岗上,一排用石块建筑的六间教室,五间是上课用的教室,一间是办公室。办公室前半间是老师办公用的,后半间作为我的寝室,两条长凳子,搁一块旧黑板,是我睡觉的床。

学校是一所完小,从一年级至五年级,那时小学是五年制。全校六个教师,唯独我一个男老师。我一开始任教,就教五年级(毕业班),当班主任。这班共有十个学生,而且全是男同学,该班的所有学科,语文、数学、音乐、美术、体育等课都由我一个人任教。从此,我走上了这神圣的讲台,把毕生的心血倾注给了海岛的教育事业。

嗒,嗒嗒,嗒,嗒嗒……悠扬的钟声在山岗上空回荡,在港湾里荡漾,上体育课了,学生们欢呼雀跃奔跑到了教室外,小山岗上没有一块宽阔平坦的操场,无法打篮球、排球,没打几下就会滚落山岗,只好去山岗脚下的港湾沙滩上打球、跑步、游戏……

河泥漕大队前面有一港湾,我非常喜欢这个美丽的港湾。港湾是对面一座外陀山环抱而成,天然成了“凹”字形,朝东的一面有二、三十米宽的大口子,海水的进出经过这道口子,使得港湾有了潮涨潮落,涨潮时细浪抚摸着沙滩,潮落时留下一片金色。于是,这金色的沙滩就成了天然的“大课堂”。我带着学生到沙滩上体育课,和孩子们游戏、玩耍。

美术课,我带着学生来到沙滩上进行写生,我发现这些男学生画的全是些海洋、港湾,渔船、渔网,大黄鱼、大虾、大蟹……我问学生们:“长大了干什么?”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:“当渔民,下海钓鱼!”

嗒,嗒,嗒……放晚学了,我送别了学生,忙碌完了一天的教学工作,轻松一下,我就会独自站立在校门口的小山岗上,望着山岗下的港湾。

渔船出海后,港湾里没有了渔船,没有了喧闹声,没有了马达的轰鸣声,只有荡荡漾漾的湛湛蓝蓝的海水。眺望港湾外的东海大

洋,却是茫茫苍苍的浩瀚无边,天空与大海合在了一起,成了一条墨线。海浪有节奏地撞击着港湾外的礁石,飞溅起朵朵白花。西沉的太阳红着个大圆脸,赖在远处的大山的肩膀上,迟迟不愿落山下去,真是夕阳有诗情,晚霞有画意,蓝色的港湾被映照得多姿多彩。

其实站在山顶远望,本就是一种精神上的畅快和愉悦,视野上的辽阔和阔大。把所有的压抑一扫而空,就像一口悠长的深呼吸,然后把积郁在胸内许久所有的不快吐得干干净净,真切的体味到什么心旷神怡,什么是神清气爽。

一个汛期后,渔船回洋了。我又站在山顶上,望着辽阔的东海大洋,渔船从一点点的小圆点,渐渐地大了起来,一艘艘渔船从港湾的口子驶入,停泊在港湾中。平静了多日的港湾又喧闹了起来,桅杆上的旗帜在猎猎飘扬,马达声、抛锚声、汽笛声、招呼声、欢笑声,充满了整个港湾,港湾又沸腾起来了。

夜幕徐徐拉了下来,停泊在港湾里的渔船,船尾灯亮了,船舱的灯亮了,桅顶的灯亮了,渔村家家户户的灯亮了,同时升起了袅袅炊烟,传来了碗筷声,带来了鱼腥味,飘来了酒香。从上往下看,闪烁的灯火与天边的星光连成了一片,分不清是渔村人家的灯火,还是港湾中的渔船灯光。我被港湾的夜景迷住了,陶醉了。

我平静了一下心情,与往常一样,在灯下伏案备课,批改学生的作业。不一会儿,有人敲门,进来了几位小男人,身上还带着一股鱼腥味,“老师,我们回洋了,这是些新鲜的鱼货,给你尝尝。”是毕业的学生,他们围着我问长问短,有说有笑。我见他们脸庞黝黑,但黑里透着红,精神了许多。他们见我备好了课,批改完了作业,就把拉起了我的身子,叫我到船上去吃“鱼羹”。来到了港湾,两个学生带着我上了小舢舨,摇着橹,一下子上了渔船,他们把早已煮好的一大盘鲜鱼,红烧肉,炒年糕,蒸熟了的鱼羹,搬到船板上,并向我斟满了酒。这是我第一次在渔船上吃“鱼羹”,也是唯一的一次。渔船在晃动,我与学生们一道津津有味的吃着,聊着。

然而,他们谈论着海洋有多大,谈论着“虾兵蟹将”,海洋里有多少种鱼呀?是不能养起来呀?他们海阔天空,憧憬着未来的海洋、憧憬着美好的人生……

夜深了,一轮圆月悬挂在天空,群星璀璨,给海岛渔村涂上了银色,也在港湾洒满了银光,使得港湾流光溢彩,这真是让人看着是一幅画,听着是一首歌啊!

我在这所小学只工作了半个学期,后被调到中学去任教了。至今,我还是忘不了那里活泼、热情的学生,忘不了那里美丽的港湾……

## 滨港,诉不完的乡愁!

□孙鼎期

踏梦滨港,  
远处那豪迈却不失优雅的渔民号,  
穿过惊涛,掠过怒海,从彼岸沁回彼岸,  
久久荡漾,在这渔港的街道。  
那是故乡亘古的呐喊!  
踢碎一抹斜阳,  
溅射在点点白帆上。  
船底挂满了海藻,  
一只只梭子蟹贪婪的从海中跃起,  
爬向滩涂,爬向我我。  
我与梦中踏着浪,逆着风,执万千渔网,伴随远航的船鸣,  
将大海的馈赠带回故土。  
走累了,匍匐于青龙山脚下,  
饥渴的汲取她身上流淌下的乳汁。  
湿湿的苦苦的,  
是母亲送我求学时跌坐在滨港留下不舍的泪珠。  
甜甜的醉醉的,  
是远方的朋友斟满酒杯与滨港留下衷心的祝福。  
酸酸的咸咸的,  
是祖先从大陆驾着船儿来此扎根留下艰辛的回忆。  
烙在骨子里,烙在灵魂里。  
走得再远,故乡的海风也能吹入梦里,  
走得再快,故乡的船只依然还靠在岸边。  
这是你我的诗歌,游子的回眸,故乡的呼唤,  
默默的将根做成船楫,向先輩那般从远处划回滨港。